

死亡的诗意

—— 马原自选集

马原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8080发送至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改变的不只是阅读

死亡的诗意

—— 马原自选集

马原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死亡的诗意：马原自选集 / 马原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360-6633-5

I. ①死… II. ①马…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2422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选题策划：孙 虹

责任编辑：邓裕玲 黎 萍 夏显夫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王 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4.625 4插页

字 数 300,000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定 价 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马原的小说你也许读过，马原的画你绝对没见过

死亡的诗意

——小说·马原

白辰

容我先卖个关子。

如此写这篇序文，我不知是否合适。原来的题目取了一句成语，叫“原形毕露”，想深入地剖析一下马原和马原的小说，甚至爆料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东西。我知道像我一样的俗人很多，且都很八卦。可这想法就在刚才被打消了。在这篇序文中，我自忖无法做到那么深刻，一是由于篇幅的关系，二是认知的能力有限，三是……总之，我做不到。我被自己的顾虑重重扼住了喉咙。但我还是保留了原有的副标题——“小说·马原”，并决定以散记的形式写这篇序文。从“小”处说马原，往“小”处说马原。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马原的小说和早已不写小说的马原。

马原的小说以与主流的格格不入、分庭抗争或者说最相违背的文本模式横空出世，便注定了它不入流的边缘化命运。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镀金时代”，之所以称这个阶段为“镀金时代”，而非“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亦或其他什么时代，是因为这的确是一个风起云涌，黄金般耀眼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泥沙俱下，各种宣言“城头变幻大王旗”^①的时代；是一个标新立异，各种口号交错碰撞的时代；是一个争奇斗艳，各种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对撞时

^① 鲁迅《七律·无题》。

代。“那个叫马原的汉人”，孤独地踟躅在离蓝天最近的喜马拉雅山脚下（这个意象似乎预示着什么？边缘的、神圣的、清醒的、最高的），以符合他自身情感的宣泄方式，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事实上，马原的小说和马原一样很难定义，仅仅一个“叙述圈套”^①是不能够圈定马原小说的。他的小说中，被理论界公认的形式主义的叙述方法，打破了当时传统的、官方的、主流的、单一的、以内容决定形式的文体模式，开创了形式主义文学创作的崭新局面。让无数的文学朝圣者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并重新认识文学作品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谁是主体，谁是载体，谁决定谁，这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大事件。作为一个形式主义方法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马原身体力行地先后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冈底斯的诱惑》、《西海无帆船》、《虚构》、《游神》、《错误》、《上下都很平坦》、《死亡的诗意》等等。内容与形式在他的小说中建立起了一种共生共存、互为因果的审美关系。

对于不同层面的阅读群体，马原的作品有着同样迷人的魅力。读小说的人大多是从故事开始的，一部分读者完全可以只停留在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层面上，另一部分读者可能会为故事中精彩绝妙的语言和句式所吸引，更有的读者会关注引人入胜的叙述方式、文本风格，这其中最匪夷所思的是对讲故事的人的关注和迷恋。而无论那个层面，马原的小说都不会令人失望，它像黑洞效应一样，拥有巨大的能量，连最挑剔的文学界同行和理论家们也无不称道。小说是马原的理想国，也是他安顿灵魂的地方。当时光冲走了理想主义，物欲横流流入人心和大气同样污染严重的90年代，一切都变得黯淡模糊。这一时期，马原的小说创作如坠入了黑暗的深谷，不再有新的作品问

^① 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三期。

世了。渐渐的，他和他的作品同时淡出了大家的视野。是江郎才尽，世俗纷扰还是十年磨剑？都不是，是“小说死了”。马原就这样失望地悲叹一声，完成了他虚构般传奇人生中一次令许多人惋惜的角色转换，默默地走进校园，做了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教书匠。著名作家何立伟先生感慨道：“马原小说的巨翅的投影不但覆盖了几乎整个中国文坛，而且成了包括后来成为名噪一时的先锋派作家在内的一大批青年作家的叙事蓝本。”^① 格非则在马原身上“几乎看到了一位伟大作家所必须具备的所有素质和禀赋”^②。更有一些人把他奉为“先锋文学鼻祖”、“作家中的作家”等等。用如日中天来形容那时的马原一点不过分。正当许多先锋派作家及其作品大行其道、荣登大雅的时候，他这个先锋派的旗手却放下旗帜，令人大惑不解地离开了队伍。是退隐？是无奈的选择？现实真的就只有“生存还是死亡”^③ 的大开大阖，大起大落吗？马原落入了现实生活为他“虚构”的一个复杂而阴险的圈套中。

虚构本来不是让人相信的，而现实比虚构更令人难以相信。一次偶然的身体检查，让马原对生与死有了更深的感悟——多年动荡的漂泊生活，致使他身体出现多发性病症：脑血管轻度梗塞、肺部肿块、带状疱疹、糖尿病……这个沉重的打击让平素马马虎虎、大大咧咧、人高马大的“大马”（朋友们对马原的爱称），一时有些招架不住。我猜想当时的马原一定经历了惊悸、躁动、恐惧、沮丧、低落、绝望、乃至因心理失衡而基本上放弃了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那一年，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上海看望他。可眼前的马原出乎所有人的意

① 见《漓江》1997年第四期。

② 《十年一日》，见《莽原》1997年第一期。

③ 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

料之外，他健康，乐观，根本看不出是个多种病症缠身的人。同时他的身边还多了一位美丽贤淑的海南姑娘（如今，他们的小儿子都已经两岁了）。马原真是个聪明的家伙，他懂得放弃，更懂得收获。他可以自如地与死亡周旋，让死亡如此“失意”！

养病期间，马原开始冷静地思考现实中人的（形而下的）生命价值和哲学层面上人的（形而上的）生命价值。同时，不安分的他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艺术创作——油画，用画笔记录他的异想天开、自以为是。出于历史的原因和对艺术的热爱，马原的周围有许多画家朋友——何多苓、孙良、裴庄欣等等。每次大家聚会、探讨和观摩，都撩拨着马原画画的欲望，这次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而画画也确实给马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满足，所有看过马原画作的人无不为之惊叹。马原曾给我看了他创作的一幅题为《老婆是只狗》的作品，令我佩服之至！在这幅画中，你可以于浓烈的色彩中体会安详，在夸张的造型中感悟和谐，你可以读到夏加尔的梦境，可以读到高更的平和。在另一幅作品《它俩有戏》中，你又可以同时读到西方的塞尚和东方的朱耷。这是那个只学过机械制图的马原吗？是那个至今都画不直一条直线的马原吗？匪夷所思……而马原说：“艺术是原初的，不受任何教育和经验的限制，重要的是描述和表达欲望。”但我想，艺术是相通的，小说家马原只是进行了一次创作移情，在精神上又放纵了一次而已。

由于身体的原因，家里人对马原平素的饮食控制得很严格。可马原却很馋，且和我一样是个老饕。于是，每次来北京，他就像是到了解放区一样，总是约我去一家老北京餐馆吃蒜泥肘子、五丝筒和回锅牛肉。看着他急不可耐地先吃二片拜糖平（阿卡波糖片，拜耳制药生产的一种口服降糖药），再对着面前的美食一顿狼吞虎咽，你永远都不会忍心打消他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记得是去年夏季，马原和我因事沿渤海湾去做

考察。进入辽宁境内，路旁许多瓜农就近贩卖刚下架的香瓜。我和其他几位便买了一些洗好，放在车上解渴，结果弄得满车都是香甜扑鼻的瓜味。我们几个人边吃边讨论香瓜与糖尿病的关系，一致认为糖尿病人失去了许多口福。马原也为此唏嘘不已，先是说儿时他最爱吃的水果，就是老家东北的香瓜，接着说这些年在南方很少见到如此香甜的香瓜，边说边拿起一个瓜来，放在鼻子边嗅，竟不放手。大家宽慰地说吃不了，闻一闻味道也好。过了好一会，马原放下了香瓜，开始在他随身的一个小挎包中找东西。大家正纳闷，只见他拿出一板药，抠下二片，扔进口中，也不饮水，直接就咽了下去。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已经拿起一个瓜，一掌下去便裂成两瓣。接下来，连瓜肉带瓜瓢狠狠地咬了一口。大家急忙劝阻说：“渴了有矿泉水，馋了忍一忍。”可马原狡辩说：“不是解渴，不是解馋，是解乡愁。”

评价一个作家的历史地位，首先要看其作品的优劣、对文学史的影响、以至于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评价一个人，则复杂得多。马原跟我谈他的哲学随笔《以常识做三问》时，这位年过五旬的老愤青慨叹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现在对许多事已经基本做到“耳顺”了，并展望他七十岁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美好前景。看着他自我陶醉的样子，我知道他一定是又把自己与圣人同化了，众所周知，在现今纷杂繁扰的现实生活中，早已无处寻觅圣人的踪影，即便是马原也只是从死神的圈套中挣脱出来的一个“剩人”而已。

尘埃落定，满天繁星。即使小说死了，理想亡了，也不会妨碍“剩人”马原诗意地生活下去。

2011年7月24日于北京姜庄湖

目录

1 死亡的诗意

——小说·马原 /白辰

1 虚构

50 海边也是一个世界

65 拉萨河女神

77 旧死

138 倾述

178 冈底斯的诱惑

229 叠纸鸢的三种方法

245 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

261 零公里处

309 游神

328 喜马拉雅古歌（节选）

344 总在途中

378 错误

394 死亡的诗意

——《拉萨的小男人》群像之五

443 马原创作年表

虚 构

各种神祇都同样地盲目自信，它们唯我独尊的意识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它们以为唯有自己不同凡响，其实它们彼此极其相似；比如创世传说，它们各自的方法论如出一辙，这个方法就是重复虚构。

——《佛陀法乘外经》

一

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我用汉语讲故事；汉字据说是所有语言中最难接近语言本身的文字，我为我用汉字写作而得意。全世界的好作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我是个例外。

我的潜台词大概是想说我是个好作家，大概还想说用汉字写作的好作家只有我一个。这么一来我好像自信得过了头。自负？谁知道！

这么自信的人好像应该说些表现自信方面的话，好像应该对自己的小说充满同样信心。比如绝对不必像我这样画蛇添足硬要在现在强迫我的读者听我自报写过些什么东西。

我现在就要告诉你我写了些什么了，原因是我深信你没有（或者极少）读过这些东西。别为我感到悲哀（更别替我不好意思），顺便告诉你，我心安理得泰然自若着呢。

有人说我是为了写小说到西藏去的。我现在不想在这里讨

论这种说法是否确切。我到西藏是个事实。另外一些事实是我写了十几万字有关西藏的小说。用汉字汉语。我到西藏好像有许多时间了。我不会讲一句那里的话；我讲的只是那里的人，讲那里的环境，讲那个环境里可能有的故事。细心的读者不会不发现我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汉语词汇，可能。我想这一部分读者也许不会发现我为什么没用另外一个汉语动词，发生。我在别人用发生的位置上，用了一个单音汉语词，有。

我不讲语言学教程，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我写了一个阴性的神祇，拉萨河女神。我没有说明我在选择神祇性别时的良苦用心。我写了几个男人几个女人，但我有意不写男人女人干的那档子事。我写了一些褐鹰一些秃鹫一些纸鹞；写了一些熊一些狼一些豹子一些诸如此类的其他凶恶的动物；写了一些小动物（有凶恶的）如蝎子，（有温顺的）如羊羔，（也有不那么温顺也不那么凶恶的）如狐狸旱獭。

我当然还写了一些我的同类的生生死死，写了一些生的方式和死的方法。我当然是用我的方法想当然地构造这一切。大概我这样做是为了证明我是个不同凡响的作家。谁知道呢？

我其实与别的作家没有本质不同，我也需要像别的作家一样去观察点什么，然后借助这些观察结果去杜撰。天马行空，前提总得有马有天空。

比如这一次我为了杜撰这个故事，把脑袋掖在腰里钻了七天玛曲村。做一点补充说明，这是个关于麻风病人的故事，玛曲村是国家指定的病区，麻风村。

毫无疑问，我只是要借助这个住满病人的小村庄做背景。我需要使用这七天时间里得到的观察结果，然后我再去编排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我敢断言，许多苦于找不到突破性题材的作家（包括那些想当作家的人）肯定会因此羡慕我的好运气。这篇小说的读者中间有这样的人吗？请来信告诉我。我就叫马

原，真名。我用过笔名，这篇东西不用。

当然肯定也有另一些人宁可不当作家也决不会铤而走险走我这一步。不走就对了。羡慕的不必羡慕。

实话说，我现在住在一家叫安定医院的医院里；安定医院是对外名称；所有知情的都知道这是一家精神病院。我住在这里写作。我周围是些老人，这是老人病房。房间里很干净。大约是个二十平方米的房间，有六张病床。

实话说，我当初不知道麻风病的潜伏期最长可达二十年以上。我刚刚出来三个月，现在我还没有呈现任何病兆。

我开始完全抱了浪漫的想法，我相信我的非凡想象力，我认定我就此可以创造出一部真正可以传诸后世的杰作。

（请注意上面的最后一个分句，我在一个分句中使用了两个——可以。）

我不是个满足于“想一想不是也很好吗”的海明威式的可以自己宽解愁肠的男人。我想了就一定得干，我干了。海明威是个美国佬。

我不敢夸口我是唯一敢这么干的人。因为我进玛曲村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另一个这么干的。他说他也不是第一个。

二

你看我有多大年龄。说你第一眼时的直观判断。不要怜悯我。不要说那些想使我高兴一点的话。不不。我说了别这样。

这里有镜子。有水。我每天都能看到我。可是我不知道我是否显得衰老。我不知道别人到我这个年龄时的样子。你告诉我实话。你应该知道这没有关系的。我早就从你们的世界里退出来了。那个世界是你们的。

有三十年了。也许四十年，我没去计算时间。时间没法计

算。昨天跟今天一个样，今天跟明天一个样。你记不住重复了许多次的早上或晚上，山绿了又黄。我是记不住了。

我是个哑巴。这里的人都当我是哑巴。我到这里就再没说过话。我怕我早把汉话忘了。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敢肯定我还记着。有些事会了就忘不了。游泳就是这样。我七岁那年学会游泳，那好像是一百年以前的事了。不是地道汉族。我父亲是个做生意的印度人。

我不说话。后来也没人跟我说话了。就不要问这个了。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关系呢？这么多年我没有名字一样活着。他们都不叫我。没有人知道我叫什么。他们当我是个聋子。

你真有眼力。这里没有人看出我读过书。我父亲有钱。是我自己不想再读下去了。

你要吃东西吗？你有再好不过了。我至少几十年没吃过点心了。好吃。我们再不回去就错过吃午饭了。那好。我们就往沟沟里走。

我一直不想这些事。这些事现在想起来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了。也许不是关于我的。其实我的别人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肯定不信我有一支枪。二十响盒子。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了。有七发。这么多时间了不知道是不是还能打响。没一点锈。我放的地方雨淋不到。没人知道。没有人往山上爬。我爬山他们都当我是傻瓜。从这儿往上去。

从到这的第一天我就爬山。这条路就是我踩出来的。这种地方没人来。你累了就歇歇，上面的路还远。我尽可能走得远一点。我不放心那支枪。走吧。一会儿累了再歇。

三

我们边说边往山上爬。他看上去很衰老，可是脚步比我要

健。我不期待发生奇迹，我同样不反对有奇迹发生。我们走走歇歇，最后还是到了他要到的地方。他让我等一下。

他像变戏法一样，突然从一个可怜的老人变成荷枪实弹的强盗。他动作迅捷模样凶狠，我从声音和外形可以断定他手里的是真枪。他用枪口对着我的脸，我想起他说的弹夹里还有七发子弹。我的腿突然哆嗦起来。

这时他说：“把背包里吃的东西统统拿出来！快点！听见了没有？！”

我完全吓傻了。我那时脑子里什么都不能想，我只是盯住黑森森的枪口。我记得它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像个山洞，我完全可以直着腰走进去。我能做的大概谁都能做，我伸手到背包里，把先触摸到的一筒罐头拿出来扔到地上。接着扔出来的有另外两筒罐头，一包巧克力和剩下的干点心。

我还在犹豫是否把照相机也拿出来时，他又突然笑了。“我以前就是干这个的。过了几十年，我想看看现在的人。什么都跟从前一样，没变，嘻嘻，没变。”

他笑。我把笑忘得一干二净，因为我前面的那个山洞。他的话我听见了，可是我不明白这些话的涵义，我的脑袋已经不运转了。

枪口从我眼前慢慢移开垂向地面。我的意识像春天的蛇一样开始苏醒。我开始回味他刚才的话，我回忆起刚刚过去的半天时间。

不行，我的脑袋还是处于半麻木状态。我甚至不明白他下面那些动作的实际意义。

他把枪重新端在手上！我注意到他拿枪的是左手。他用右手拨开保险；然后他把左臂伸向空中。枪口朝天，他要干什么呢？

我盯住他扣在枪扳机上的左手食指，我看到它开始用力。

枪响了。

空气剧烈震动起来，近山远山充满回音。我觉得整个世界在看我们。山下的玛曲村这时正沐浴在中午阳光下，它显得很小，小得不真实了，像沙盘上的模型。村里看不到人，但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们俩。

“可惜只有六发了。真不错，几十年了。”

这两句话我马上就听懂了。我知道刚才的梦境已经过去，可我那时还不知道这个细节在我那部杰作里面的位置。

他在不知不觉中消隐在山石中了。他再出现的时候，手里的枪已经不见了。他好像已经忘了我，不再理睬我，从我身边轻盈地跳着下山了。跳动的身影在山石中时隐时现，就像个放羊的男孩子。他个子高大，这时显得瘦小。

我一个人蹲下身，捡起刚扔在地上的食品罐头。我再站起来时他已经完全消失。我这时产生了想找找那支枪的念头。

我有一种预感。我要证实这种预感。我的预感没有错。我找不到它；或许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许它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

我下山的时候，我才想到关于所有的麻风病的问题。他是个麻风病人吗？他已经在这个满是麻风病人的地方生活了几十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遇到他，为什么先不进村子。

四

我没有把握得到医生的许可，我是偷着溜进这块禁地的。我事先已经听说有两个医生负责玛曲村的事。听说是两个年轻的藏族，其中有一个女的；听说那个男的也很漂亮。

病区没有任何形式的围栏，这样它既不能防止病人外出，又不能防止外人进入。我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公路傍江而行，附近百里没有人居。因此这两幢石砌的小屋就显得格外冷清。西边的一幢是公路道班。玛曲医院占了另一幢。而玛曲村离这里还远，在十几里外的山脚下，和公路隔着大片的漂砾滩。从公路向北望，一眼十几里无遮无拦，小村子看得一清二楚。把玛曲村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的是条小路，弯弯曲曲的像条干绦虫。

我搭乘一辆运货车，在离道班很远的地方先下了车。我为了不惊动两位医生，就从下车的地方径直向北往玛曲村跋涉。我相信医生绝不会想到我的侵入。

我事先准备了睡袋和一些食品，我拿定主意自己解决食宿问题。我没想好该逗留几天，但我没有当天就离开的打算。

村子北面的山非常高大，因而有一些山沟沟到山下时就变成了泄洪道。泄洪道把大块漂砾滩分割成条条块块。

我决定在靠近村子但又人迹罕到的地方找个能睡觉的地方。我找到了一条又窄又深的泄洪道，我在一个拐弯处埋下背囊和多数食品，只背了挎包和相机进了村子。

下午的阳光晒得人快干枯了。村子里静悄悄的，没有马牛羊猪鸡这类常见的禽畜，只有一些在阴凉处躺着睡觉的狗。

房子都是石块砌的，典型的农区藏式房，平顶而低矮。房子格局分布与其他村子都没有什么两样。土路，多半都很狭窄，看来不是车马道。我在村子闲逛，我没见院子里有人，我走遍了村子没见到一个人影。我拿定主意不轻易走进人家的院子和房间。

更有趣的是没有一只狗朝我吠一声，连狗都没兴趣理我。我感到由衷的悲哀。

如果不是我在事前多方了解，我此时肯定要认为这是个被人遗弃的村庄。我知道不是。这里至少住着一百二十几个活人。我还知道这些居民不事耕作或放牧。他们吃的用的都由国